

亚·伊·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象征意蕴

戴卓萌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黑格尔曾经说过,“‘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还是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黑格尔 1997: 9)“一切艺术,甚至最现实主义的艺术……如果不借助形象的象征意义和作品的象征主义意蕴,就很难理解作品内容的实质”。(金亚娜 1999: 118)象征作为一种艺术形象的中介喻指特定的抽象意蕴。它借助感性形象联想,暗示传达形象自然性质之外的抽象的思想和情感。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娴熟地运用了这一特有的艺术表现方法,使作品中某些词、词组以及其表示的对象,如古拉格群岛、红轮、癌病房、第一圈、诺亚方舟、斧子、深渊、日蚀、轮子、道路、蝗虫、骑士等均获得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对这些象征意义的进一步探讨与分析,将有助于了解作家的创作艺术观,更好地解释作家的创作实质。

关键词: 象征; 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征; 形象体系; 历史理论观

中图分类号: I106.9

文献标识码: A

1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什物的形象功能

“艺术作品中物质世界的构成自身就反映着所描写的世界的某些主要特征”。(Чудаков 1986: 254)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的艺术空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什物世界。这一多层次的世界结构清晰、体系分明。从日用杂品到布帛菽粟,从普通的陈设到具有各种纪念意义的证物,几个彼此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微型什物世界参差错落地交织排列在一起,构成了主人公的生存空间,铺垫并限定着主人公的行为。总的来说,文学作品中的什物世界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1)反映时代特征的什物世界;2)反映小说事件发生地特征的什物世界;3)反映作家政治倾向的什物世界;4)反映作家生活喜恶的什物世界;5)反映主人公(广义的和狭义的)特点的什物世界。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这诸多世界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索尔仁尼琴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作者在种种伪装之下表现出的明白无误的政治倾向。也许,这是俄罗斯苏维埃时代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们共有的创作特点,该特点受制于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和20世纪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二者俄罗斯式的一种奇妙结合。在浸透着作家政治倾向的小说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生活于其中的什物世界里,从日用品到其他杂物,都反映出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所固有的特点:马桶、上下层的板铺、用抹布改制成的防护罩、战场上用的照明弹等等。这些物品成为监狱当局对本国人民滥用权力的象征。悬挂在铁丝网上的轨条被用作集中营的钟。每天早晨5点铁锤会准时砸到轨条上,催促犯人们起床。敲击声断断续续地、微弱地穿过了冻成2指厚冰霜的玻璃。在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里,所有介乎于天地之间的东西都具有某种神秘的属性,(Керлот 1994: 253)悬挂着的钟也不例外。钟声如一种“摧枯拉朽的象征”回荡在囚室中。在《古拉格群岛》中,被颠倒的世界里同样有一个被当作钟的东西,那是一段被粗铁丝拉起的结满霜的轨条,后者代替了外

形似穹隆、象征着与上界有着某种联系的铜钟。这里所体现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钟失去了它原具有的神秘意义的球状外形，而且在于制作钟的材质的替换——代之以韧性尚存的铜的是坚硬无比的锋钢，象征着永恒与崇高因素的消失，这象征着“铁与血”的专制，使人联想到落在囚犯身上的重压和失去自由的苦役。

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还可以看到不同的折射主人公特点的什物世界。人物周围的大部分物品均被拟人化，它们不仅被描述为物品世界，而且还获得了与主人公相同的特征。故事中，每一件物品均是必需的、非偶然的。对于主人公的许多私人物品，如一根针、一截断锯、折叠剪子、砌砖抹灰用的三角铲等，都侧重展示了它们的切割、穿刺功能。在描写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自制的折叠剪子时，作者只是提到了剪子的大小，并说明了它是如何的锋利。主人公因为存放这把剪子和一截断锯受到了特别严厉的惩罚，被关进了单人牢房。伊万·杰尼索维奇将刀、针、三角铲、断锯条细心地珍藏着。在他看来，这些物品对集中营的典狱长和看守们来说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微型武器，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有一回狱监扎在了舒霍夫的针上，后者的脑袋因此差点被搬了家。所有这些物品均展示了其主人的隐秘的特征。应该指出，小刀在俄罗斯人心理上具有独特的防身的作用，在民间被认为能够避邪，（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1995：384-385）尽管它未必能够保护它的主人。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每一件物品几乎都是自制的，因此有其独特的外形。主人公将自己的个性特征复制到他所制作的物品上，于是它们就成为其所有者某一时段内独特的标记。总的来说，作者感兴趣的不是物品的自然功能和属性，而是在小说现实中具体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哪怕仅仅是一把小勺，主人公也可以赋予其独一无二的特征。小说中编号为 IO-81 的高个老头常常用一把带豁口的木勺有节奏地喝稀汤。勺的豁口本身就折射出物品随同它的主人 IO-81 的特别的经历。

索尔仁尼琴经常关注那些能够证明甚至在集中营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还保持着人性的细节。如，伊万·杰尼索维奇本人在沙子里用铝线铸出了一把勺子，勺子上刺着“乌斯季伊日马市 1944”的字样，后者不只是伊万·杰尼索维奇为防偷窃所作的记号，还标志着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时间。勺子主人公的骄傲，珍贵的勺子与他共命运，共同经历了生活的磨难，陪同他走过了整个北方，成为他生活经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小说中主人公的什物往往在其自身集中了主人公最典型的特征。这一来自俄罗斯文学中果戈理传统（《外套》和《鼻子》）的创作手法，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中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果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整部小说是一部低沉的命运交响曲，主人公的经历构成这部交响曲中的主旋律，那么，伴随主人公的什物世界就如同交响曲的和弦部分，随时配合、铺垫、烘托出主旋律，从而加深读者对主人公的了解。像抹布这样一件最不起眼的日常用品也传达着人物性格特征的信息。上面提到的高个老头 IO-81，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就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多年的集中营生活并没有将他压垮、使他就范。主人公每日使用的一块用来放面包的洁净的抹布间接地表现出主人公的这一心理。集中营里，囚犯的主要食物是稀汤，面包是定量的。按斯拉夫民族的习俗，面包历来被当作是“上帝的馈赠”，在主人公对面包毕恭毕敬的珍惜之情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某种对宗教的虔诚。这一对斯拉夫民族习俗虔诚的信仰同面包一起多年来支撑着主人公，使他得以生存。

2 《玛特辽娜的家》中的象征形象功能

《玛特辽娜的家》（1963）可以说是俄罗斯短篇小说的典范，小说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甚至能够在强权和无出路的时代实现具有人文主义和令人振奋的弥赛亚精神。作者的功绩在于，他重新提出了在 20 世纪俄罗斯被人们普遍忘却的按照上帝法规生活的理念。虽然短篇小说写于作家创作的初期，但它涵盖了作家所创建的恢宏的艺术宇宙的所有基本特点。通过

对该小说的研究,我们将对作家的独特的诗学体系特点以及创作方法和风格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

小说的情节发生于 1957 年,书中一个关键的形象是主人公玛特辽娜的家。它不仅具有具体的社会历史意义,还具有概括的象征意义。Г. Д. 加切夫曾对此写道:“家是宇宙构成的样本,家是世界形成的雏型”。(Гачев 1995: 43) 玛特辽娜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宇宙范畴意义的微型世界。围绕着“家”所发生的所有事件均具有全民族的性质。这个看似有限的空间所展现的不仅是宗法制基督教俄国的命运,还包括当今全人类的命运。玛特辽娜的家是索尔仁尼琴小说中基督教俄国的主要堡垒。女主人公勤劳温顺、内心平和、逆来顺受、襟怀坦白、为人朴实,从不为生活琐事而抱怨。她对生活充满了爱,对辛苦劳作毫无怨言,甚至对死亡的到来也是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所有这些品质不仅表现出基督教的忍受精神,展示了俄罗斯民族在自鞑靼人入侵以来就不曾有过安宁生活的苦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容忍精神。甚至可以说玛特辽娜的形象概括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根本特征。

小说的作者没有按古典现实主义的标准去描绘玛特辽娜的人物肖像,“暗淡的蓝眼睛发出纯朴的目光”、无力反抗的“灿烂的微笑”,这几乎是她所有的外貌特征。这种微笑难以捕捉,伊格纳基奇费了很大的劲才得以收入镜头。然而这位普通的俄罗斯农村妇女迷人的微笑不亚于蒙娜丽莎的微笑。只有心灵的美和精神上的美才能洋溢出这种微笑。玛特辽娜从不自我封闭,也不因外部的环境强求改变自身。玛特辽娜几乎一无所有,对物质毫无追求,她将个人完全融入到与自然的统一中,将自己的灵魂向宇宙敞开。小说第一章结尾中叙述的“音乐”片断显示了女主人公的内心实质。格林卡的室内浪漫曲给她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感受,她走出篱笆,暗淡的眼中泛起了泪花。在充满和谐的旋律中,玛特辽娜悟出了某种理念,这种理念渗入到女主人公的内心,向她显示了某种绝对和永恒的东西,使她的内心发生改变,充满光亮。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任务就在于,希望读者在看清具体现实的同时,能够感觉到某些理念的实体,这种实体现实地使《玛特辽娜的家》中的可感世界变得崇高,并赋予家里面的女主人以崇高的意义。女主人公对音乐的感受类似于宗教祈祷,她在祈祷中秘密地完成了同上帝的沟通,进而克服了尘世的“止境”并同“无限”结合在一起。

然而,“家”之外的世界却是另一个样子。村民们在谈起玛特辽娜的真诚与朴实时,甚至表现出“带轻蔑的惋惜”。当玛特辽娜的 6 个孩子先后死去时,他们认为她身上有邪气。在这个本末倒置的世界里,贪婪和物质追求被有意识地当作安身立命的原则,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都被视为不正常、有“邪气”。事实上带邪气的是玛特辽娜的同村人。塔尔诺村里村外患上的是 20 世纪俄罗斯人普遍染上的精神疾病。本末倒置的世界充斥着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空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玛特辽娜的家。在这个一切都被倒置的世界里,代替五光十色的是灰色、黑色,代替音乐的是魔鬼的噪音,代替被砍光的林子的是马厩,代替遵守教规的玛特辽娜的是假冒的玛特辽娜。与玛特辽娜相对而立的是那些来自颠倒世界的外来人,他们竭力要让光明精神因素的载体染上贪婪、嫉妒、邪恶等恶习,把那些不顺从“邪气”、在内心抗拒的人消灭殆尽。执着于东正教思想的玛特辽娜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但一切都无法改变她的内心精神,劳动成了她精神上的支柱。她每天都面带善良的微笑,容光焕发,知足地回到自己的小屋。

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即玛特辽娜死亡的那个晚上,有三处地方提到老鼠。这不能不使人推测其中是否有什么寓意。在神话中,老鼠被认为是敌对于人的力量,是魔鬼和恶的精灵的象征。老鼠的多次出现,影射出玛特辽娜生活和即将离开的世界的实质所在。小说中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形象是猪。玛特辽娜没有养猪,“她不知为什么不喜欢养猪”,作家是这样描写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潜台词。在世界传统文学中,猪是不洁、贪婪的象征。而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猪获得了宗教象征的形象性。在基督教乃至东正教的传统中,猪被认为是饕餮、无知的象征,是恶的力量的体现。

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任何一个纯偶然性的小细节都可能获得某种事件之外的意义。轧死玛特辽娜的两个挂在一起“熄了火、后退的火车”象征着在铁路道口上东正教农民的俄罗斯（教徒玛特辽娜是其形象的体现）同机械的铁路时代之间发生的冲突。而列车熄了火倒退则象征着所选择的不加控制的盲目的工业发展道路和单纯的技术“先进”不能将俄罗斯引向前方和神的王国，其最终结果只能是熄火倒车。火车头在前苏联神话中是国家向“光明的未来”发展快速前进的标志。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使玛特辽娜丧身于火车车轮之下。

小说的结尾象征着女主人公走向自己的殉难地。装着圆木的拖拉机上路了，夜幕降临到塔尔诺村的上空，如同基督遇难之时黑暗笼罩了大地。正是在这夜幕之下惨剧发生了，女主人公被碾进了象征着灾难的火车车轮之下。清晨，一位村妇发现了被碾得不成人形的玛特辽娜，她没了有腿，没有了躯干，没有了左手。一位妇女画着十字说：“上帝给她留下了右手！在那里她将向上帝祈祷……”索尔仁尼琴借助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把善与恶的较量放到了全面的、宇宙的范围内进行，标志着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宇宙必将战胜混沌、信仰必将战胜愚蠢。这里显现了俄罗斯东正教艺术的美学意识原则，即被称之为“索菲亚”的因素。黑暗的颠倒世界没有能够战胜玛特辽娜这位教徒，可怕的死亡并没有使她光明的脸盘变形，她躺在棺材里，洁净的床单盖住了被碾碎的躯体，头上裹着白头巾，表情安详，更像是一个活人静静地躺在那里。在古代俄罗斯绘画中，白色常常含有“神圣生活的中心”之意义，而在福音书中，白色则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转变或复活的显现。

在作家的笔下，玛特辽娜·瓦西里耶夫娜一生都在按照基督的圣训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够在 20 世纪俄罗斯最富有戏剧性的环境中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神圣。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崇高的伦理观。

3 《红轮》中“瓜子”与“斧子”的象征意义

索尔仁尼琴长篇历史小说《红轮》（1937，1969-1990）中所描写的事件由众多“纽节”（历史转折点）组成。

作者在小说中得出的结论是，最后一百年里可以称为世界历史重大事件的是二月革命，而不是他先前认为的十月革命。正是二月革命毁灭了俄罗斯人的自由与人道主义文明。小说的情节截止到 1917 年的四月。作家曾多次指出，俄罗斯经历的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 8 个月开启了人类的新纪元。《红轮》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不仅再现了俄罗斯革命史，而且展现了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具有全球的意义。作家认为，革命是宇宙中一个超大的巨轮，像是旋转起来的旋涡星系。当这个巨轮开始旋转时，所有的人，包括转轮子的人，都会成为沧海一粟。这是一个宏伟的过程，一旦它转动起来，谁也无法使它停止。《红轮》的作者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俄罗斯历史和现实中尖锐的社会、政治、美学问题上来。作者的任務是要展现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以及这一历史阶段中人们为确定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哲学、精神道德、社会政治、经济等思想所进行的斗争历程。小说的结构、形象体系、象征手段、叙述的主观编排等艺术形式均服从于这一主要的任务，即宏观地再现革命剧变时代俄罗斯的动态发展史。

很难想象，在《红轮》这样一部长篇巨著中，成为象征基调核心的竟然是“瓜子”。1917 年，在革命事件的同时代人的作品和政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瓜子的出现，如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蒲宁的《可恶的日子》中均有嗑瓜子的情节。索尔仁尼琴在《第一圈》中也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在小吃店里，水兵和士兵多半已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在呕吐，有的躺在休息室里的沙发上嗑瓜子。嗑瓜子本来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然而这一细节在有意义的上下文中看上去并非是偶然的。在长篇历史小说《红轮》中，革命士兵和水手嗑瓜子的场面更是常见。《1917 年 3 月》的第 10 章里，工厂区的姑娘们嗑着瓜子，引诱士兵背叛自己的誓言。在《1917 年 4 月》一章里，持枪的人每一次出现几乎都伴有瓜子皮，他们的身后都

留下了瓜子皮。在《1917年4月》第97章里，作家费多尔科维涅夫动身去南方，在火车站见到了可怕的情景：洒满阳光的月台上，人们扎堆地坐着，有士兵、庄稼汉、村妇。大家都在嗑瓜子，每个人周围洒满了瓜子皮，有人在争吵，身强力壮的汉子们由于无所事事而苦闷不堪。

小说中，后备队的士兵们衣冠不整，同村姑们混在一起。他们甚至不吐掉瓜子皮，任其在嘴唇上越积越多，先是从一边的嘴角悬垂下来，然后纷纷掉落下来……城市的大街和林荫道上到处散落着瓜子皮，士兵们无所事事地闲逛着，既不系腰带，也没有佩带肩章，领扣无一例外地敞开着，后脑勺歪戴着制帽，然而却打着红花结、碎布。仿佛在过一个全民的节日。走在街上（甚至在莫斯科）的队列哼着小调。无政府和道德颓废的状态最后甚至波及到作战士兵，可想而知，要把俄罗斯从革命的混乱中解救出来是没有指望了。

A.Ф. 洛谢夫认为，“任何一个象征总是有其某种概括意义。果戈理描绘的俄罗斯的铁套马车有其象征意义。但这只是因为它揭示了俄罗斯的概括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果戈理的铁套马车不只是富有诗意的形象，而是象征”。（Лосев 1995: 24）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瓜子、瓜子皮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同样是具有巨大表现力的概括和象征意义的形象，尤其在小说最后几个“细节”的语境中，这一形象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它象征着整个民族范围内灾难性的精神病变和道德衰败。甚至在神圣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墙边，也到处都是瓜子皮。

可以说，在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历史小说中，瓜子的形象成为现实中总体现象的象征和转喻，成为最大程度地展示现实的手段和方法。日常中的某一个别细节变成了具有巨大容量的象征，这一象征以概括的形式反映了时代主要的实质。作家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运用传统的艺术手段，揭示出具体历史事件的全人类意义。瓜子揭示出即将到来的时代将是一个末日般的混乱的世界，预示着一切尚存的基督教俄罗斯和谐、有序的东西注定要毁灭。

小说中经常重复的另一个实物象征是斧子。斧子可以砍碎、切开、劈开一切，这一基调成为《红轮》思想内容发展中最重要象征的轨迹。作者本人为读者提炼出相应的聚合体，把斧子的形象放到小说5个章节情节的卷首语中。这些卷首语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在《红轮》的很多片断中，作者把斧子看作是一种谋杀的凶器。作者选择斧子作为象征形象，力图最大程度地表明那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在普希金的《杜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群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叶塞宁的《安娜·斯涅基娜》、列昂诺夫的《贼》、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中，我们都看到斧子的出现。《红轮》中斧子的象征形象使得俄罗斯文学的这一传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其次，这一关键的概念性的象征使得作者能够形象地、大容量地表达对所描写的革命事件的态度。

作家选择了斧子，而不是枪或其他更适合于20世纪的现代化武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斧子作为一种杀人凶器更适合显现铁石心肠、残酷无情和原始的残忍。这些特征符合《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的作者所描写的诸事件的主要实质。在见习军官申加辽夫住宅里聚集的自由党人多年来唆使民众拿起斧子，他们欢欣鼓舞地等待着革命行动的消息，但万万没有料到，这些斧子很快就会落到他们自己的脑袋上。作者认为，对1917年俄罗斯发生的一切事件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自由民主党以“良心在流血”为理由，鼓吹各种“弑父行为”。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革命精神》一文中写道：“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无神论辩证法在革命中获胜，但实现这一辩证法的是斯麦尔佳科夫”。（Бердяев 1990: 76）在民主革命的日子里，形形色色的新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新斯麦尔佳科夫可以随心所欲了，他们不必为所犯下的血腥罪行担心受到惩罚，因为“谋杀”和“弑父”的罪由现代的伊万·卡拉马佐夫——二月革命的领袖承担。杀人的

人不仅被免除了杀人犯的刑事责任，也免除了道德惩罚。作为暴力的象征，斧子这一富有伴随意义的形象在索尔仁尼琴那里已经脱离了小说中描写的事件和年代，直指向未来。根据作者的历史理论观的运动轨迹，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卷入到迅速旋转的革命“红轮”中的人迟早会落到由他们开动起来的强暴的机械装置中。

小说中接受和积极传播斧子思想的是第二“纽带”中的关键人物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列宁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革命在他看来就是武装起义和暴力。这位未来的世界无产者的领袖，感受到俄罗斯愚昧的农村大众仿佛失去了对斧子和火的热情。他意识到，只有斧子才能把旧俄罗斯砍碎。这是《红轮》有关列宁的章节中最固定的基调。“砍碎”、“劈开”这些字眼在小说中无数次被列宁使用。在小说《红轮》中，列宁在象征意义上是一位要在俄罗斯和欧洲实现建立新世界纲领的领袖，他号召实现某种全球的、“宇宙”的弥赛亚，举着火把与斧子走遍欧洲，砍碎、毁灭整个“旧的世界”。在这旧的世界中，既有压迫、剥削、奴役，又有来自于俄罗斯民族精神深处的宗教式的挚爱、亲善、和谐、诚信等普通人的信仰。第四“纽带”中的很多人物在倾听侨居回国的列宁讲话时，都意识到这一“毁灭”的主题。

可以说，在结构上形成“砍碎”、“切断”、“劈开”基调的斧子这一象征有助于读者认识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的全人类性质。它不只是再现现实，而是在现实中揭示新的意义。象征使得作者能够大容量地、以鲜明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一种宏伟的历史观。基于这一观念，民众要“砍碎”、“劈开”、“毁灭”旧俄罗斯的顺序，要彻底消灭建立在基督教伦理价值之上的世界。

我们在对以上几部作品中的象征意义进行探讨的同时，总是感到有某种东西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萦绕着我们的思绪。《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什物世界虽去犹存，究其原因，就在于作家逐渐展现的什物世界浸透着他俄罗斯的情愫。伴随着一件件注定要逝去的（对于主人公来说是失去的）物品描述的是作家的忧伤、惋惜之情。如果说在这一情感流动的上面是什物意象的流动，那么在这一情感的下面则是作家的“俄罗斯式”的思维在涌动。《玛特辽娜的家》使作者思绪万千的是对俄罗斯母亲的眷念，是对俄罗斯普通人（如玛特辽娜）所表现出的俄罗斯村社精神（*соборность*）的信念，是对自然朴实的俄罗斯人性中固有的美好的东西的留恋。尽管小说的最终结果是渺小的人或个人的什物世界在强大的社会的精神世界面前被碾得粉碎，然而“人去楼空情更浓”，留给读者的是回味无穷的惆怅，也许，这就是索尔仁尼琴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Бердяев Н. А. 1990 Духи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A]//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C]. М.
- [2] Гачев Г. Д. 1995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бразы мира[M]. М.
- [3] Керлот Х. Э. 1994 Словарь символов[Z]. М.
- [4] Лосев А. Ф. 1995 Проблема символа 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M]. М.
- [5] Славян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 1995.
- [6] 黑格尔 1997 美学(第二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7] 金亚娜 1999 《青铜骑士》的象征和象征主义意蕴[J], 国外文学, 第1期。

On the Symbol Meanings in Solzhenitsyn's Works

DAI Zhuo-me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symbol means the beginning of art” — as Gegel said,— “not only by the applying of the concept but also by its appearing in the history”.(Gegel 1997:9) “All kinds of art including the most realistic one will be hardly understood without symbol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works”. (Jin Yana 1999: 118) Symbol as a medium of literature im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ork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Russian writer Aleksandr Solzhenitsyn in his books such as “The Gulag Archipelago”, “Cancer Ward”,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First Circle”, “The Red Wheel” and so on uses this means of writing with a great skill for expressing writer’s specific ideas. By analyzing these poetical means we try to illustrate the substance of the creative works of this great world-known writer.

Keywords: symbols; the character of Russian people; system of images; historical viewpoint

收稿日期: 2007-04-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神话主题”(02JAZJD740013)。

作者简介: 戴卓萌(1963-),女,上海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刘 锺]